



花儿艳 凌峰 摄

天伦

父亲的大学梦

□ 蔡璐

18岁那年的夏天,我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父亲拿着我的通知书整夜未眠。

父亲年轻时,一直都是学校里的三好学生,年年都会获得校级荣誉。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学生,频频遭受高考落榜的打击,他每年都以个位数的分差与心仪院校失之交臂。爷爷为父亲特意准备的大学学费,直至爷爷过世也没有派上用场。4年高考失利加上爷爷离世的打击,让父亲逐渐放弃了从小的教师梦,去了隔壁城市的一家工厂打工。

后来,在家人的介绍下,父亲认识了同在异乡的母亲,两人结了婚。我出生没多久,父亲所在的工厂就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,而母亲在生下我后便再也没有出去工作,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如今,每当想起那段最苦的日子,母亲都会含泪告诉我:“是你外婆接济我们,我们才熬过那段日子。”然而,就在这样困苦的生活里,父亲从未放弃我的教育。

6岁那年,我以班级里最小年纪的身份步入了小学一年级。此后的5年小学生涯,我每天放学回家后,父亲都会要求我先写完学校安排的作业才能吃晚饭。晚饭后,父亲、母亲各坐沙发一端,开始检查我当日的作业,温柔的母亲负责检查语文作业,向来严谨的父亲检查数学作业。做数学作业总免不了有马虎的时候,当父亲发现我有做错题目时,就会绷起脸来好一顿训导。就这样,在父亲的监督下,我自小便养成了细心的好习惯。

上初中后,第一次离开父母开始住校生活,我很不习惯。偏科的坏习惯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愈演愈烈,我喜欢学习自己擅长的语文、英语,对枯燥的数学、物理不屑一顾。

这样让我在中考时栽了跟头。见我成绩下滑明显,父亲担心我考不上大学。于是,在初中毕业那年的暑假,父亲不顾母亲的反对,把家从镇上搬到了距离我高中学校不到200米的地方,开始陪读生活。

然而,高中的题目不再像小学那么简单。我经常被难题困住,父亲也无奈地摇摇头,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挡他对我学习的重视。尤其是高三那年,年近50的他为了给我补课,甚至和二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子去工地搬砖以赚取高额工资。那时的我,并不知道父亲这么辛苦,经常抱怨他在我下了晚自习后没有及时接我放学回家。

高考成绩出来那晚,父亲一直安慰我考多少不重要,尽力就好。可实际上,他自己在客厅里踱来踱去,不停追问母亲怎么还没到深夜12点。好不容易过了12点,又出现了查分网站因为拥堵迟迟登录不了的小状况,他把家里的路由器重启了一次又一次。后来,终于看到电脑屏幕上那超出前一年高考一本分数线的分数,他才安心。

在和父亲、母亲商量报考学校的时候,父亲嘴上虽然说多听听老师的建议,可我还是听到了他的喃喃自语:“我觉得省内那所师范学院挺好的。”省内的那所师范学院正是父亲当年4次落榜却依旧梦寐以求的学校。而老师的建议和父亲的想法不谋而合。

最终,我被那所省内最好的师范学校录取了。开学报到那天,父亲在教学楼前站了许久。看着父亲出神的模样,我想他一定是想到了自己,便提出要帮他拍张照留作纪念。父亲呆呆的眼神突然泛起了光,眼里更是溢满了泪水。

10年过去了,那张照片仍摆放在家里客厅最显眼的位置。或许,在父亲心底,那不仅是一所学校,更是他多年后圆满的青春。



万物

西瓜甜夏

□ 王永芹

当窗外传来了的第一声吟唱,当天空响起几声闷雷后,雨哗啦啦地下了起来,当闷热的风裹挟着夏天的温度席卷了整个村庄,我知道,夏天真的来了。

夏天的大街小巷空荡荡的,人们都躲在家里吹着风扇打发着时光。即便是贪玩的小孩,也畏惧天气的炎热,窝在家里百无聊赖。小时候,这样的夏日午后,村里总会回荡卖西瓜老爷爷的吆喝声,一声声“卖西瓜了,卖又大又甜的西瓜喽”,嘹亮、悠长,像一阵清凉的风,吹醒了人们的味蕾。大人、孩子都争先恐后地涌向村口,奔向又大又甜的西瓜。

老爷爷喜欢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摆一张小桌子,切开一个最大的西瓜,谁买之前都可尝一块。我们这些小孩涌过去,他也爽快地给我们一人分一块。孩子们吃一口就大喊:“西瓜好甜呀!”声声赞叹就是最好的招牌,满满两大筐西瓜,一会儿的工夫就被人们一抢而空。

大人们把西瓜买回去,会先从井里打一桶清凉的井水,把西瓜放到里面“拔凉”。我迫不及待,央求母亲先给我切一小块。但是母亲说,经过井水“拔凉”的西瓜会更甜,我只好在那桶井水旁等着。盼着盼着,终于可以吃西

瓜了。听见母亲说要切西瓜了,我立即搬个小板凳在桌子边坐好。母亲先在西瓜上轻轻切一刀,这时,如果有“叭”的一声,她就会说,这个西瓜不错。接着她轻轻一掰,西瓜就被分为两半,她再用刀把西瓜切成小块。母亲每次都会挑一块大的给我,拿到西瓜的我立马咬一大口,清凉的西瓜碰到牙齿的那一瞬间,我终于懂得她要把西瓜放到井水里“拔凉”的用意。甜甜的西瓜在唇齿间碰撞,让我感觉炎热的夏天瞬间降了温。吮吸着西瓜甜甜的汁水,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。

每次吃西瓜,我都要吃到肚子圆鼓的、忍不住打个满足的饱嗝才罢休。吃完后,我会拿着西瓜皮学大人涂口红的样子,给自己涂个红红的嘴唇,或者拿着铅笔在西瓜皮上作画,又或是拿着西瓜籽在院里有模有样地种西瓜,玩得不亦乐乎。我有时不小心把西瓜汁液弄到衣衫上,红色的汁液把衣衫染得斑斑点点,也将我的童年染得五彩斑斓。

长大后,每年夏天,我都会买很多西瓜,因为在我的心里,没有西瓜的夏天是不完整的。只有听到了切西瓜时那一声“叭”,我才觉得自己尝过了最甜的西瓜,尝过了最甜的夏天。

故里

思念爬上篱笆

□ 刘玺娜

常言道:什么谷子脱什么米,什么娘生什么女。可到我和我娘身上,这句话便是空谈。

我娘勤劳能干,家里、地里的活儿,样样都拿得起、放得下,到我身上就不行了。我念书识字后,觉得自己大可以用“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”来形容。

娘有一个小菜园。里面的菜究竟有多少种,我没数过,反正想吃啥,饭桌上就会有啥:丝瓜、豆角、黄瓜、西红柿、辣椒、韭菜……整个菜园包括边边角角,到处都挤着这样或那样的蔬菜。就连四周的篱笆,娘也不放过,上面曲曲弯弯,爬满了绿色、紫色的扁豆角,那豆角在风里摇着小手,如一枚枚弯月。牵牛花也赶来凑热闹,它们缠绕着,努力地擎着身子,吹出一个个小喇叭。

人勤地不懒。娘种的菜都是见风长,一棵棵,一簇簇,绿汪汪、水灵灵的。春夏时,菜多得吃不完,娘就摘了它们送给亲戚、邻居。收到菜的人都很高兴,娘也高兴,整天乐呵呵的。

一有空,娘就忙碌在她的小菜园里。那菜园晨有露,冬有雪,阴有雨,夏有风。那里有她的汗水,还有她的欢喜。

一个中午,蝉在绿荫里噪鸣,我正躺在炕上午睡。下地前,娘嘱咐我:傍晚给菜园里的茄子施点儿化肥。我含糊地应着,翻了个身就又睡去了。疯玩了一下午后,忽然想起菜园施肥的事儿,便抓着化肥袋子,迅速向菜园里跑去。

做晚饭时,娘从地里回来,嗔怪道:“这个孩子!瞧你干的好事儿。”扭身就拿着铁锹,往菜园子的方向走去。我疾跑着去看,不由得大吃一惊,我在每一棵茄子的根部都施了化肥,可能是离得太近,茄子秧子受不住,从下到上,很多叶子竟然都被化肥烧得干枯、焦黄。尽管娘及时给菜畦浇水做了补救,茄子却因此元气大

伤,一直耷拉着脑袋,不愿意长。很久以后,茄子才缓过劲儿来,蹿出新芽。

这件事虽已过去多年,但我仍记忆犹新,偶尔回忆,时常为自己的愚笨懊悔。想想这许多年,娘对我这个“傻”孩子从来没有嫌弃过,对待我就像对待菜园里的菜一样,细细耕耘,默默守候,温暖陪伴,数十年如一日,给了我无限的爱。

今天早晨,我经过一个十字路口,看到一位老人守着菜摊。那菜摊明显是临时摆的,破旧的三轮车上,不多几样菜,一捆捆摆放很整齐。那菜绿汪汪、水灵灵的。看着看着,我就想起了娘,想起了娘的菜园子。

本来已经走过了,我却在无意中看到老人踱了几步。我注意到,他腿瘸了。我扭头朝他望去,他那满是褶皱的脸上写满了风霜。他可能70岁或是80岁;他的家里可能还有一个同样上了年纪的老伴儿,等着他卖完菜回家;他可能也有一个小菜园,跟我娘的菜园一样。

我的手赶紧伸进兜里找钱,还好,有钱。我知道,现在许多卖菜的老人没有微信,不能手机支付。我买了两捆青菜,夸青菜品质好,他咧开缺了门牙的嘴笑了。

望着这两捆菜,我在心里想着它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播种、发芽、抽茎、展叶的过程,每当晨曦初露或夜幕四合的时候,老人又是怎样躬身忙碌于菜园,除草、施肥、浇水、捉虫,精心打理。他可能对待每一棵菜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,从没有过一点儿不耐烦。多温馨的画面!只是我,故乡已远,亲人也早已不在了。

多想有一个小菜园。那菜园晨有露,冬有雪,阴有雨,夏有风。菜园的篱笆上,曲曲弯弯,爬满了一个女儿所有的思念与惦念。